

农家书屋里的“巳巳如意”

□ 仇进才



农家书屋是图书馆的乡下表亲。它没有现代化的设计和复古的韵味，但该有的“肚量”分毫不少，丰富的图书填满了文化的粮仓，让田连阡陌、炊烟袅袅的村子也萦绕着浅浅的墨香。

或许是书屋天然有遗世独立的色彩，也或许是农家人骨子里对读书人和读书事的尊崇，嬉笑怒骂和鸡鸣狗叫从村头溜达到村尾，却从不会闯进书屋的领地。这里寄托着农家人对美好生活最热忱的希望与向往，不容打扰，不可亵渎。而在农家书屋里迎新，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。

瞧，书架间、椅子上、地上，随处可见孩子的身影，捧着童话绘本、口袋书，津津有味地读着。平日里上得树梢、下得池塘的他们，此时连翻页的动作都小心翼翼。书屋安宁而肃穆的氛围让他们从小就对书籍有了可

贵的敬畏。

外甥也在其中，翻看《大家小书：北京的春节》，欣赏老舍描绘出的北京春节热热闹闹的民风民俗画卷。他说，在书屋看书后，知道了很多过年的老规矩，比如从腊月到除夕每个日子对应的年俗；比如拜年和待客的礼仪。尤其是老家没有的习俗，都成了他见到的世面和“吹牛”的谈资。他还交到了不少朋友，有些是留守儿童，父母没法回家过年。他们一起剪窗花，分享零食，农家书屋热闹了起来。这让我忽然意识到，书屋，从不止有书。

另一批读者是老年人。在娱乐方式并不丰富的农村，他们拥有更平静的心境和更充盈的时间去享受阅读的乐趣。比如王老头，连搓麻将都戒了，就为了腾点时间读抗战的史料与故事。过

年时，他们是写“福”字、写春联的主力军。先从报刊上选定自己心仪的对仗句子，然后用种庄稼的把式，把一个个毛笔字种在红纸上，甭管美丑，都喜气洋洋地带回家，贴在门上，让砖瓦土墙有了大雅之堂的影子。

老幼齐上阵了，中青年也不缺席。陈婶爱读诗，每天都会带两个本子来，一个摘抄，一个创作。字迹并不清秀，但每一笔都担得起认真二字。她已经把《唐诗鉴赏辞典》翻来覆去读了很多遍，给她一个主题，马上能还你一筐的古诗。去年，管理员把她写的贺岁诗做成艺术字贴在了墙上，竟然成了村里的“网红打卡点”，那四句诗也成了走亲访友时最时髦的贺词。今年，她说要创作一首反映新农村新生活的绝句，于是她的创作本上又多出了密密麻麻的涂改痕迹，看上去就

像是夜空里绽放的烟花。我分外相信，等它呱呱坠地后，一定能够把春风送入屠苏酒，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被熏陶得酩酊大醉。

青年人往往直奔经商和农业科技的书柜。学习油菜如何科学种植，思考水稻如何节水又高产……他们的眼中明晃晃地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求。“你又来‘加油充电’了？”“对啊，多学一点书上的好方法，比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强多了！”新的一年，他们准备大干一场，等东风一起，就把梦想的风筝放飞到比云朵还高的天上，所以趁着冬闲，他们在书山里使劲地钻。

张二哥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告别低效的老方法，迎接高产的新方法，这不也是辞旧迎新吗？”在他初种中药材瓜蒌时，层出不穷的问题从地里冒出来。

向人请教，要么对方没遇到过，要么给的土方方法不管用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脑袋就像是水烧开后的壶一样，壶盖滴溜溜地转，壶嘴直吐白烟。后来，他在农家书屋找到了一本专业书，才让瓜蒌顺利变成“金疙瘩”。徐大姐附和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书上看到鱼稻共生的介绍，才搞起生态农业，结果呢，不但把冬天闲置的土地盘活了，嘿，还把家里的新房子也盘活了！”

看来，书屋把乡村发展的前景也盘活了！我暗想。

如今，年关又至。农家书屋的万籁俱寂中，又一次奔腾着最热闹的信息洪流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赶年集？这份“巳巳如意”的幸福，是新农村建设在时代的脸蛋上留下的最润泽的腮红。

告别与挽留

——读《庞余亮散文》

□ 轻木

2022年，庞余亮以《小先生》一书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事实上，在《小先生》之前，庞余亮还出版了一本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散文集《半个父亲在疼》。那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，同题散文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被公认为是他的散文成名作。相对于后来包括《小先生》在内的“小系列”散文的轻巧、灵性、柔美而言，《半个父亲在疼》粗砺而尖锐，有一种呼啸而至的疼痛感。

2024年9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“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丛书”推出了《庞余亮散文》，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被选入书中。今天重读这篇写于20年前的经典散文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。苏北里下河水乡的父亲，目不识丁，脾气暴躁，年轻时在家里呼风唤雨、喝酒打人，年老中风后半身不遂，成了“半个父亲”。作为家里第三个儿子，也是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儿子（两个哥哥早已逃离这个家庭），庞余亮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。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讲述的，就是作者照顾父亲5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——不完美的原生家庭，亲人之间的爱与疏离，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……

作者在《茱萸兄弟》一文中提到了写作《半个父亲在疼》的缘起。2002年重阳节前夕，庞余亮去公园散步，遇到了一位中风偏瘫的老人正在努力地慢走。他上前扶着那位老人沿着公园走了一圈。“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那是中风老人惯有的气味，也是我父亲的气味。”那个已经消逝的曾经陪伴庞余亮5年的熟悉的气味，在一个黄昏突然重返

人间，撞击乃至撕裂着作者的心。他写下了这一份疼痛，与那个给他的童年带来浓重阴影的父亲“握手言和”。时间消解了苦难和隔阂，粗糙的父亲以一种被感恩的方式出现在文字中，并被一再书写。

因此，在《庞余亮散文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父亲，教庞余亮挖鼠洞找粮食，教他识别田野上各种各样虫子；用力撑着满载的甘蔗船运到城里去卖，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一根船上的甘蔗（当然，作为儿子的作者也没有吃到）；为了多产点粮食，执意把地里长得好好的油菜拔掉改种土豆，结果只收获了两小袋“袖珍”土豆，成了全村的笑话；6岁那年庞余亮因为受不了洋辣子的辣疼而哭泣，父亲喝止他：“哪有男人哭泣的道理？不许哭！”

被一再书写的，还有母亲。庞余亮用大量的篇幅写下母亲的爱与恨、欢与悲，写她的勤劳，也写她的坚忍与固执。在母亲不足两岁时，她的父亲去世，后被寄养在叔叔家长大，没有读过书，成家后生过10个孩子，每一个都是母亲“咬着头上长长的发辮为自己接生”。庞余亮是母亲为自己接生的最后一个孩子，那一年，母亲44岁。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的少妇形象，从小时候起，母亲就老了，并且不断地衰老下去。”就是这个不断衰老的母亲给予了庞余亮尽可能多的柔情庇护，艰难地喂养他长大，让他最终成为抵达“平原上的远方”的那个人。

庞余亮用文字复活了自己“敏感而忧伤，却也有晶莹露珠”

的童年，描写了平原深处笨拙的爱与喂养，也袒露了“此时”内心的空旷——“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心里就冒出了一阵空旷的寒意，这是无处遮挡的空旷，也是无法诉说的空旷。”这段话是庞余亮写母亲去世后的心情，母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因为母亲离世，“没有了避风港，也就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了。”庞余亮告诉我们，海南有一种植物叫母生树，非常好认，因为它总是在根部长出一根分枝（仅仅一根），树干粗，分枝细，“看上去就像母亲抱着儿子，儿子依恋着母亲”。他又说：“这母生树上有两片叶子，一片叫恩施，一片叫孝感。”他借用湖北省两个地名，为自己，同时也是为读者完成了一次情感的完美构建和诗意表达。

《庞余亮散文》具有鲜明的“童年书写”特色，呈现了浓郁的乡村美学特征。作者通过沉重或轻盈的文字，把时间深处的乡村、大地上的亲人、风中摇曳的花朵、失散已久的爱与伤痛一一拉回到眼前，缅怀，并且感恩。评论家、诗人孙昕晨认为庞余亮的散文写作是“告别之书”，在本书的《导读》里，孙昕晨写道：“他要用书写的方式与在天国的父母再一次告别，与童年少年时的生活再一次告别。这种以文学为旅程的告别，缓慢而依依，试图从容而又无限不忍。”

是的，是一次告别，更是难以诀别的深情挽留。



相约孟克特

□ 骆治伟

我望天边月色如银
洒满静静的湖面
潺潺的溪水、静谧的清泉
流淌着云杉倒影曲折蜿蜒

我见云端繁星点点
映照温柔的草原
轻轻的微风、柔柔的雾气
吹拂起花香摇曳清澈眼帘

我在哈萨克毡房前
看到袅袅的炊烟
悠悠的湛蓝、渺渺的梦幻
诉说我深情留恋梦里芳甜

我置身长风浩荡江山无限
在百里画廊辽阔天地间
我走过一级又一级的石板
在孟克特的长长栈桥边
我许下一生又一世的诺言
在你的双眸里一一闪现

啊，我多少次梦里与你相遇
相遇在甜蜜尼勒克的轻声细语
相遇在浪漫西太湖的清风徐徐
我恋着你的风、你的雨、你深情的愁绪
我恋着你的风、你的雨、你深情的愁绪

